

盧雲的初始之愛與超越死亡

Jurjen Beumer 著；許建德、萬致華 合譯¹

「我們應該愛，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若壹四 19），這一上主的初始之愛，是萬物之源，更是一切的基礎。直到我們的老化與死亡（同樣是聖召的一部分），它讓我們超脫於世、與死亡為友。因為愛的力量，勝過死亡的力量。盧雲以忠實於靈命的態度來看待死亡，也邀請我們，以更大的自我屈服，甘心願意被帶到我們不願意去的地方。

前 言

「上主啊，請您以慈愛的眼光看顧我們—您的子民，請您把您的大愛賞賜給我們，不是愛的構想或是愛的觀念，而是生活中真真實實的愛的經驗。我們能夠彼此相愛，就是因為您先愛了我們。讓我們懂得這個初始之愛²，知道人類的同胞愛，是這個更大的愛，這個無條件、無界限之

¹ 本文譯自：Jurjen Beumer, *Henri Nouwen: A Restless Seeking for God* (Tielt, Belgium: Uitgeverij Lannoo, 1996), pp.104-118。本書中譯本見：《盧雲：永不止息地尋覓天主》，由許建德、萬致華合譯，台北：光啓文化事業，2012年9月初版。

² 譯者註：「初始之愛」（The First Love）亦即上主對人的愛。如同《若望壹書》所說：「我們應該愛，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若壹四 19）。

愛的反映。³」

在所有的人類活動中，我們可以發現上主大愛力量的臨在及其迴響。或許不是第一眼就看得見、不是第一聲就聽得出，但是這個初始的大愛，以隱秘方式在人的心中歌唱著、在世界的歷史舞台上演著。這個大愛擺脫不掉，而且穩固堅定，從不苛求，卻是和藹可親。那是一股在信仰中可以表白、在祈禱中可以經驗到的動力。適當的祈禱，會引領我們來到這個初始之愛。在那裡，如果我們睜開雙眼，會看到萬物籠罩在濃烈的光芒當中；如果我們開放我們的心胸，它們會讓上主的光照亮這黑暗的世界。「我們應該愛，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若壹四 19）。這就是天主之國的初始。

因為上主在祈禱中帶領著我們，我們看出我們的聖召的確紮根於召叫我們的那一位，我們的靜篤逐漸地鍛煉成上蒼賜予的禮物，我們的祈禱不再是對著空牆不停哭泣。我們已經來到了這個萬物之源、初始之愛、永存的那一位。

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

根據前述《若望壹書》的那段經文，盧雲在其第一本書裡就提到了這個初始之愛的主題。在《愛中契合》中，他以和心理學（特別是佛洛伊德的學說）對話的方式來討論這個主題。佛洛

³ 盧雲，《頌主慈恩》（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85），第二章五月十三日的記事。

依德⁴是這麼說的：崇高的情操不過是投影罷了，「宗教是幼兒生命的延續，而上主則是人對避難所不斷渴求的投影」⁵。對佛洛伊德的這種說法，盧雲學習德國心理醫生賓士文格⁶，把它倒轉過來：「上主並非一個孩子與其父親關係的延伸。相反地，一個孩子對其父親的感情是他與造物主之間最具體化的基本關係。換句話說，如果不是上主先愛了我們的話，我們無法去愛我們的父親。但是在此我們已離開了心理學的領域」。稍後，盧雲總括如下：「我們的宗教情操永遠不會成熟，除非我們能夠體認到：(1)上主是獨立自主的另一位；(2)祈禱是一種溝通和對話；(3)宗教是我發展成爲有創造能力的自主個體的力量來源」⁷。

⁴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奧地利精神醫學家，是現代心理分析的創始者。

⁵ 盧雲，《愛中契合》（香港：基道，1994），第一章。

⁶ 賓士文格 (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瑞士精神科醫師，存在心理學的先驅人物。

⁷ 盧雲，《愛中契合》（香港：基道，1994），第一章。

譯者註：在《愛中契合》一書中，盧雲認爲一個人信仰的成熟，如同心理的成熟一般，要經過幾個重要的體認。

首先，嬰兒成長的第一步是體會到：在他之外有一個獨立存在的世界，他不是世界的中心，母親不是他的一部分；在宗教信仰上，我們有類似的階段，我們體會到上主不是我的一部分，可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第二，小孩子牙牙學語，他們學習到語言可以表達他們的願望，但真正的成熟，在於知道語言是用來溝通，而非用來控制他人；在宗教信仰上，祈禱也是用來和上主溝通，而不是機械式地念完一串玫瑰經，然後告訴上主說，我玫瑰經念完了，現在輪到祢來

讓人驚奇的是，盧雲在他有生之年一直保持著他在早期寫作中所闡釋的神學見解。他直覺地覺得整個的心理學討論的題目，雖然很中肯必要，但卻只從「底下（人性）」的觀點出發。身為一個心理學家，他完全清楚這一點。但如此從單方面著眼的討論，對於初始之愛的看法只會造成誤導與蒙蔽。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應該知道，這個初始之愛絕不是外在、抽象、可以任我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相反的，這個初始之愛早就滲入在人類所有的愛情故事中。這事實如果被忽略了，愛情的動力就被卡住、引起過熱。因為出路被堵住了，失去了可以儲蓄的空間。爲了這個原因，盧雲對愛的行爲有所區分，亦即第一種愛（初始之愛）和第二種愛。

「那個時常讓我們疑惑、沮喪、憤怒和怨恨的愛，是第二種愛，就如同我們從父母、老師、配偶和朋友那裡所接受的肯定、鍾愛、同情、鼓勵和支持，也是這第二種愛。我們都知道，這種愛有它的限度，是脆弱的，也容易被損壞。表現這第二種愛的背後，有可能就是排斥、退縮、懲罰、敲詐、暴力、甚或敵意……在我們愉悅的平日生活背後，常常隱藏著讓人驚訝的傷口，如遺棄、背叛、拒絕、

回答我的祈禱意向。

第三步是一個人良知的發展，我們觀察父母的爲人處世，然後把它們內在化，成爲我們良知的一部分。但是太多時候，我們寧可相信有一個萬能的上主，可以事事依靠祂。真正在信仰上的成熟，要我們體認到在我們發展成一個負責任、有作爲的人的過程當中，宗教是這個力量的來源。

破裂和喪失等等。這些都是第二種愛的陰暗面，也顯露了人心中除免不掉的邪惡。⁸」

盧雲在別處進一步詳述，他論及三類型的愛。第三類型的愛在最外圍，是存在於人群與同胞中最廣義的愛，第二類型的愛，已如前述，存在於我們親近的人，像家人、朋友、同事和親戚當中。「我現在敢大膽地說，我們生命中所有人與人的關係，像愛情、友誼、團體感、甚至像同胞愛，他們的泉源都在上主初始的愛，也只有在上主初始的愛內才能找到意義」。盧雲以此典型，給「世界」一個神學定義，亦即「脫離了上主初始之愛的人間愛情」。這是個極其激進的見解，因為這意味著，我們為這個世界所做的努力，可以成為無條件的給予。「當我們心中認識了這個初始之愛，我們可以擁抱整個世界，而不希冀得到這個世界無法給予的回報」。

你是我的至愛

初始之愛呼喚著我們，天主與人之間的愛情並非靜態的。把愛情區分成第一種（初始之愛）、第二種、第三種愛，難免顯得太拘泥於章法。這個愛情的特徵除了張力與動作外，還有它的迫切急需性。這個大愛期盼它的初始之愛得到回應。如果沒有得到，它就憔悴如同失落愛情的人一般。

⁸ 盧雲，《奉耶穌的名：屬靈領導新紀元》（香港：基道，1992），第一章第二節。

在《活出有愛的生命：俗世中的靈性生活》⁹一書中，盧雲以力透紙背的筆力來強調這個動態的關係，亦即愛如何發源於上主，然後再經由人散發出去。盧雲立論的出發點就是《馬爾谷福音》的這段經文：「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谷一 11）。「在我們的父母、老師、配偶、子女和朋友愛或傷我們之前，上主早已先深切地愛了我們」。這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事實。這是你們有權擁有的真理。這是那位稱呼我們為「我的愛子」的聲音所宣講的真理。我們內心在專注地聆聽，在我心深處，我聽到祂說：

「從起始，我呼喚著你的名字。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在地的深處，我塑造了你，在母胎中，我締結了你。我把你刻在我的手掌心，我把你藏在我擁抱的陰影裡。我以無限的溫柔注視著你，我比舐犢情深更甚地關懷著你。你的每一根髮絲我都細數過，你的每一個腳步我都引導著。不論你走到何方，我亦步亦趨地跟著，不論你在何處歇息，我總是替你守望著。我給你食物為你止飢，我給你泉水為你解渴。我絕不掩面不看你們。如同我知你如知我自己一般，你也會知我如己。你在我內，我是你的父親、母親、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愛人、你的配偶、甚至是你的子女……無論你在何處，我會在那裡。我們永不分離，我們是一體。¹⁰」

⁹ 原書名 *Life of the Beloved*，中譯本見：香港：基道，1999。

¹⁰ 同上書，第一章。譯者註：這一大段是綜合了以下聖經章節：依

這本書的積極語氣，是那麼不尋常，使我們可以感受到盧雲在黎明之家，必定是那麼地自在。在那裡，他感受到了三種愛的突顯，讓他理解到，初始之愛自始至終都是一切的基礎。尤其是在黎明之家那樣脆弱的環境裡，如果不是這樣，一不小心就會整個垮掉。尤有甚者，對盧雲來說，一位名叫亞當的重度智障者成了「初始之愛最好的中介者」¹¹。

整體而言，在盧雲所有以「初始之愛」這概念為中心的著作中，他很不尋常地沒有提到聖經中一個和初始之愛有關的章節。我指的是《默示錄》中說到厄弗所的信友團體背棄了初始之愛：「可是你拋棄了你的初始之愛」（默二 4）¹²。當盧雲那麼正面肯定的論及初始之愛時，這個來自帕特摩島先知（《默示錄》的作者）¹³發出強烈的倫理呼籲、這個對人們沒有接受去愛的邀請的批判告誡，以及因此引起的種種影響社會的後果，好像都被盧雲忽視了。盧雲似乎無法把這個先知的勃然大怒形諸於文字，融入他有關初始之愛的寫作中。或許盧雲擔心如此一來，會攪亂了他慣常使用的表達方式¹⁴。

四三 1；路三 22；詠一三九 13；依四九 15~16；瑪十 30；申卅一 8；若四 14；則卅九 29；羅八 38~39。

¹¹ 摘自 *The Path of Peace*。中譯本見：《尋回家之路：生命和靈命的導引》，香港：基道，2004。

¹² 原書註：這裡的「初始之愛」所用的字眼跟在若壹四 19 是一樣的希臘字：*protos*（初始）和 *agapao*（愛）。

¹³ 帕特摩島（Patmos），愛琴海裡的一個希臘小島，相傳《默示錄》的作者若望，即來自此島。

¹⁴ 原書註：如果我們把盧雲寫作的風格按照耶穌基督的三個身分（先

沙漠中的溼地

如常地，盧雲以自己的生命來測試和品嚐這初始之愛¹⁵，作為在乾枯的日常生活中，唇沾活水的最好回聲板。在箴力斯隱修院時，盧雲在日記中寫道，付出和接受愛，為他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在那個作反省的隱修院裡，他透露了這個困難。事實如此，隱修院裡的修士們不對他另眼看待，不把他當偶像一樣地崇拜著。對他們來說，他不過是一個同修者。盧雲在很多的地方因為靈修作家的名聲而受到的禮遇，在那裡並不存在。這種景況在以下的文字裡彰顯無遺：

「我發現我心目中愛的概念，是有排外性的：如果你真的愛我，你就不要那麼愛別人；是獨占性的：如果你真愛我，我要你時時刻刻地只關心我一人；操縱性的：你愛我的話，那麼就替我做這個那個。如此一來，這個所謂的愛，很容易變成虛榮心；你一定特別中意我的什麼特長；養成嫉妒心：為什麼你突然對別人發生興趣，而不注意我；

知、司祭、君王）來區分的話，我們會發現盧雲的寫作大部分是從司祭的身分出發的。

¹⁵ 譯者註：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原著者在原註中猜想為何「初始之愛」這主題在盧雲的寫作中，佔了這麼大的份量，是否跟他年幼時覺得沒有充分感受到愛有關。例如，在《念茲在茲》六章二節裡，盧雲說：「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常問我的父母：『你愛我嗎？』我不斷地問這個問題，使我的父母不勝其擾。雖然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保證他們的愛，可是我卻對他們的保證不甚滿意」。原著者覺得這樣猜測，已經走向心理分析的層次，超出本書討論的範圍了。

和憤怒：你拒絕了我，你讓我失望，你等著瞧吧。¹⁶」

對盧雲而言，隱修院是一個淨化的地方，在那裡他體會到那個常被看重的「同胞愛」，只不過是一個「暫時的、部分的、瞬間的注意力」¹⁷罷了。盧雲從隱修士身上學到：上主有權高居首位，然後其他的一切在上主的愛中找到他們的位置。當然，世上或許有某個人能夠讓我聯想到那屬於上主的首位。在這時候，那個人成了一個工具，只是這個工具絕對無法變成愛的最終目標。「一個人的珍貴也就在此，上主永遠的愛，在人的身上折射了，成了一個愛的團體的基礎」¹⁸。

靈修道路的目的，就在於自己或跟同伴一起發掘這個寶物。「第一條是：『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應當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第二條是：『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谷十二 29~31）。這其中「第二條是……」，是上主與近人之間的關係和盟約，有它的一致性及對比性。第二條誠命的確很類似第一條，但到底還是第二，不是第一¹⁹。

¹⁶ 摘自 *Genesee Diary: Report from a Trappist Monastery*。本書尚無中文譯本，暫名《箴力斯日記》，此處乃七月廿四日記事。

¹⁷ 同上。

¹⁸ 同上。

¹⁹ 原書註：「我學到了上主無限的大愛經常是透過有限愛的上主子女而顯露出來」（《黎明路上：靈修日誌》廿三章，七月一日的記事）。「父母、朋友、師長，甚至是那些在媒體上對我講話的人，他們對我的關懷其實都是很誠心的，他們的勸言和忠告都是出於善意。而事實上，無限的聖愛經過人的表示，結果就受限許

所以在「初始之愛」和「第二種愛」之間，不是也不可能成爲競爭的對手，就像第一條誡命和第二條誡命之間一樣。這裡的確有次序和等級之分，並非要把人們貶抑到第二位，而是要保護人們，不要讓他們戕害自己，而是要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愛的廣泛無邊的空間去。這樣，一步步地，富饒的生命就成熟茁壯²⁰。

「每一次，你專注聆聽那稱呼你爲我的愛子的聲音，你會發現內心有一種渴望，要更多、更深地傾聽那個聲音。如同在沙漠中發現了一口水井，一旦你沾到了濕地，你就想掘得更深。最近我常常在挖掘，也體會到我開始看出一股小泉水，涓涓地流過荒漠。我要繼續挖掘，因爲那涓涓的小泉，發源自我的生命荒漠下的一個大蓄水庫。²¹」

超越死亡

整個世界似乎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兇殘的死神以它強有力的胳膊掐住我們，要我們乖乖地束手就擒！死神的戰利品，似乎遠遠超過愛神的果實。我們的周遭彷彿是一個虛擬戰場，處處是飢荒、爭鬥、暴力及毀滅的殘跡。死亡是當今的盛

多。如果我忘記了他們聲音來源裡的無條件初始之愛，那麼他們好心的建議，可能反而開始掌控了整個生命，把我帶到遠離上主的遙遠國度」（《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二章二節）。

²⁰ 原書註：生命的「富饒」是盧雲作品中一個常常出現的觀念。例如《人生信號》（*Lifesigns*）（20：第二部分）。

²¹ 《活出有愛的生命：俗世中的靈性生活》，第一章。

行之道，只要看看我們四周，大家的生活裡不都可以找到大大小小的悲痛？那些日益衰竭的老人、久臥床第的病患，就是我們將來的寫照。

死神像是黑夜裡的竊賊，蹑手蹑腳地進來，逮住我們。我們的心中充滿了恐慌，難道這就是生命嗎？難道生命就像個漆黑無望的無底洞？如果每個人遲早都要死，那麼第一、第二和第三類的愛，還有什麼意義嗎？懷著孤獨無助的心情，我還可以繼續列出數不完的疑問。的確，千百種的悲哀掠過我們每個人的心頭，猶如一波波的海浪，無盡止地拍打著岸邊。我們除了沉溺在這些問題中，就別無出處了嗎？難道我們就注定要屈服在死亡和毀滅的痛苦之下？有誰能幫助我們？有誰來陪伴我們，助我們一臂之力？我們能期待這逆勢得以扭轉，並有朝一日能重見天日嗎？

盧雲在其著作中，一直苦苦思索死亡這個議題，試著找尋一個或許不確定但卻是坦誠的解答。他不追尋抽象的反省，也沒有興趣把死亡當作一個研究的題目。他關心的是他生命中一些實實在在的人，他們如何面臨死亡，帶他進入許多深思。比如他的母親、他的弟媳婦瑪麗娜、方舟之家在托斯里的多瑪斯神父、他在黎明之家的秘書康妮艾麗絲、還有他許多患愛滋病的朋友們。盧雲去探訪他們、幫助他們，就像他幫助垂死的芝加哥伯納定樞機主教²²一樣。伯納定樞機對盧雲的到訪一事這

²² 伯納定樞機主教（Cardinal Joseph Bernardin, 1928~1996），天主教美國芝加哥總主教。生前因為倡導宗教共融和社會正義，很得尊

麼說道：「我們的交談給了我很多幫助，讓我對自己面臨的死亡減少了許多焦慮」²³。盧雲要在他的生命中給這個避免不了的死亡找到信仰上的意義。他不想把死亡拒之戶外，相反的，他要把死亡徹底地納入自己的靈修生活中。當生命結束的一刻來臨時，我們如何在信仰內坦誠地看待它？這是我們無須等死亡真正來臨，而是現在就必須面對的問題。

「從母胎的黑暗中，我們猶豫著出來，然後又慢慢地步向死亡的黑暗。我們來自塵埃，又回到塵埃；來自未知，又回到未知；來自神秘，又回到神秘。像一個試圖維持平衡的走繩人，繩索架在確切但是不可見、不可知的兩端。包圍著我們的，是看不見的現實，在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都填滿了驚濤駭浪和神秘的生命之謎。²⁴」

敬。他在 1995 年得了胰臟癌後，把自己生命最後的這段期間寫成《和平的禮物》（*The Gift of Peace*, Loyola Press, 1997）。

²³ 譯者註：《和平的禮物》第肆部分的一章〈一位好友的到訪〉寫著：「去年七月，一位相知廿五年的老朋友來訪……他送我一本他的近作《最好的禮物：有關死亡與護理的默想》（*Our Greatest Gift: A Meditation on Dying and Caring*），我們談起這本書來，我主要記得的，是他告訴我要把死亡看成是朋友而非敵人……雖然在信德上我一直是這樣相信著，但在我因做電療而身心俱乏的當口，這提醒正是我需要的……今年九月廿一日，當 59 歲的盧雲神父因為心臟病而過世時，每個人都很震驚。但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對死亡）已經做了周全的準備。」

²⁴ 盧雲，《建立生命的職事》（*Creative Ministry*），香港：基道，1996，第五章。

老化與死亡

「直到你年老；我仍是一樣；直到你白頭，我依然扶持你。我既然如此做了，我必要提攜你，扶持你，拯救你」（依四六4）。

關心這些迫切的問題，是人聖召的一部分²⁵。死亡潛伏在靜篤的人心中。在這個靜篤中，一場光明與黑暗的鬥爭正是方興未艾。有時候，祈禱讓我們得以從鬥爭中解脫。因為全然擁抱我們的上主，替我們一手承擔了這個令人煩惱的難題，讓它安息在永存的源頭之愛中。

在《生命的頂尖》²⁶這本討論老年的書裡，我們第一次讀到盧雲對死亡的想法。人生旅程中，人可以用兩種不同的途徑邁向老年：在老化的過程中，人可以走向黑暗，也可以走向光明。在我們的社會裡，第一個途徑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視與研究。盧雲替老年人打抱不平，警告社會說，如果我們對老人不再如同先知一般地敬重²⁷，我們不只是自絕於一個寶貴的人生智慧，而且可能引致社會的解體；這樣做，也完全孤立而且戕害老年人。「被社會排斥，造成人群隔離；被朋友排斥，則造成個人孤寂」。但最大的傷害，在於喪失了自己。「一個人失去

²⁵ 譯者注：近年來台灣學術界對死亡有了嚴肅的探討，亦即所謂的「生死學」。參：陸達誠神父所寫的〈生死學或生生學？〉《人籟論辨月刊》（2007年6月號）。

²⁶ *Aging: The Fulfillment of Life* (With Walter Gaffney); 中譯本見：《生命的頂尖》，香港：基督教文藝，1980。

²⁷ 同上，序言。

了最內在的自我，也就沒有什麼值得活的了」。這是真的，許多老人活在過去的回憶中，「沒有現在的我，只有過去的我」。「他們打開了心靈聖所深奧之處，讓邪惡的勢力趁機而入」²⁸。

但是人生趨向老邁，還有第二條途徑，亦即走向光明的途徑。這條途徑，在人的中年時期開始成型，它把一個滿懷願望的人生轉變成充滿希望的人生。「願望希冀的是具體的物件；希望卻是開放式的，相信他人會遵守他們給予的承諾」。希望帶來老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幽默感，「幽默是智慧戴上了輕柔的微笑」。因而，被喚醒的洞察力帶來了整體的人生觀，「在那裡，生與死的區分逐漸地不再有痛苦」²⁹。

年老也是林布蘭畫作中的一個迷人之處。在他畫的臉孔中，你可以看到光線和陰影如何和畫中人的生命摻雜在一起，也可以看出一個生命奮鬥勝利者的背後，是心酸怨恨或是圓滿希望。

「林布蘭最傑出的畫像當中，許多是以老年人為主題的。而他最動人的自畫像，也是他在老年時候畫的……當林布蘭自己的生命進入老年的陰影，當他的名聲漸漸黯淡，當他生命外表的華麗逐漸遜色，他開始理會到他自己

²⁸ 同上，第一章二節。

²⁹ 同上，第一章三節。原書註：在《生命的頂尖》書中，盧雲已經開始用「最後的禮物」這個觀念。死亡是往生者留給後人的最後禮物。盧雲後來在死亡這個議題中，寫出的最成熟作品，書名即為《最好的禮物》（*Our Greatest Gift*）。

內在生命無端的美麗。³⁰」

超脫於「世」

「超脫」是盧雲要留給讀者的一個靈修覺悟。你無需因為害怕而緊抓著周遭的東西、人與世界，甚或你自己。在隱修院中，他嘆道：「我比以前更深信，我還沒有完全脫離塵世」³¹。他並沒有因為這樣的結論，而放棄什麼東西或是拋掉這個世界；相反的，只有那些入世卻又超脫的人，能自由自在地行事。我們後來還要說明，這就是他生活倫理的中心點。入世但不屬世的聖經教訓，一再地出現在盧雲書中，人類心靈的旅程，以及死亡大哉問解答的端倪，就在於這個超脫的精神。

那些依照聖經精神生活，而且有良師指導的人，都瞭解也接受他們的起源何在，也就是那個曾經有上主同在的起始點。瞭解這起源的人也都很清楚，源頭之愛並不因為人的生理死亡而消失。當我們悟到了死亡的這一點，生命便開始有了結果。不只為我們自己的好處，也為隨我們之後而來的人。因為我們的如何死亡，將要教導他們如何生活。在他那本關於瓜地馬拉的書中，盧雲描述那個被謀害的斯坦神父如何把生命傳給了他的繼承者若望神父：「斯坦的死亡造就了若望的生命」³²。我們

³⁰ 盧雲，《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A Meditation on Fathers, Brothers, and Sons*），台北：校園，1997，第七章。

³¹ 《箴力斯日記》。

³² *Love in a Fearful Land: A Guatemalan Story*：本書尚無中譯本，暫

也該同樣地看待耶穌的生命：祂的死亡造就了祂門徒們的生命。

「如果沒有耶穌的死亡與復活，那麼福音不過是記述一位聖者生平的美妙故事。這樣的故事固然可以鼓舞一些人，但類似的故事不是比比皆是嗎？福音首要的是耶穌的死亡與復活，這個故事是整個靈修生活的核心。」³³

最好的禮物

盧雲在克服死亡一事上的生動描寫，是他在死亡靈修學上最大的貢獻。他在許多書中所要表達的想法，終於在《最好的禮物：有關死亡與護理的默想》這本書裡集齊了。他把之前所領悟到的思緒整理了一番。「我們能夠等候死亡，如同我們等候一個歡迎我們回家的朋友一般？」他給了自己這些任務：「我要書寫我如何與我的死亡為友，把它作為獻給我摯愛世人的禮物」³⁴。「當我能夠與死亡為友，我就能幫助別人同樣地與死亡為友，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³⁵。

這純然是典型的盧雲：要學習一個議題的最好方法，莫過於親身體驗一番。在死亡的議題上，不曾正視自己死亡的人，

名《恐懼地域上的愛：一個瓜地馬拉的故事》，請見該書第三章 Stan's Room。

³³ 盧雲，《生命中的耶穌：給年輕人的信》（*Letters to Marc about Jesus*），香港：基道，1993，第三封信。

³⁴ *Our Greatest Gift: A Meditation on Dying and Caring*：本書尚無中譯本，暫名《最好的禮物：有關死亡與護理的默想》，序言。

³⁵ 同上，導言。

不可能幫助垂危臨終的人。人都要死，而有些人想要對臨死的人有所助益。因此這本《富饒的生命》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善終，第二部分是善養，善養導致善終。對我們重要的是：從靈修的觀點，正視自己的死亡是什麼意思？

首先，它表示我們領悟到我們是上主的子女。我們經歷了「第二個童年」，學習再度變成一個需要依賴他人照顧才能生活的人，這和我們以成就為基礎的文化剛好相反。

「當我們得到內心深處的領悟（是智慧，而非知識），了解到我們生之於愛，也要死之於愛。了解到我們生命的每一部分都是根植於愛，了解到這個愛就是我們的上主雙親。有了這些領悟，那麼所有的邪惡、疾病和死亡，就對我們完全無可奈何。³⁶」

其次，它表示我們體會到人類都是兄弟姐妹。盧雲賦予「人生自古誰無死」這句老生常談一個新的意義：「這個因為理解到我們有同樣的命運、同屬於一個人類大家庭而感到的喜悅，我深信正是這個喜悅，讓我們能夠安心面對死亡」。因著死亡，我們團結聯繫在「人類大平等」中，「我們都同樣身無寸縷地，離開這個世界」，為那些因著不公義而喪亡的人，這個相同命運帶來的同理心，是希望的源泉³⁷。

第三，它表示一旦離世，我們就成為後代子孫的「先祖」（parents）。如同耶穌自己在《若望福音》的臨別贈言中說的：

³⁶ 同上，第一章。

³⁷ 同上，第二章。

祂去了，為門徒們是有益的（若十六 7）。不只是耶穌的死，就是我們自己的死，對別人都會有好處。「這也是死亡最能燃起希望的一點，我們的死亡可能是我們成功、富饒、聲望和身分的終結，但我們的貢獻卻不見得就此消聲滅跡」，「因此我的死亡的確是個重生，我或許說不清楚、也想不透徹，但是新的事物將會發生。它遠遠在我的年表範圍之外，它會代代相傳、持續下去。如此，我將成為一個『新的先祖』（a new parent）、『未來世代的一位先祖』（a parent of the future）」³⁸。

本書第二部分的「善養」，跟第一部分的「善終」正好互補³⁹。對這個主題，容後再多加陳述。

彼岸一瞥

「我怕死嗎？每當我讓自己聽信來自俗世的雜音，說這個小小的我就是我的全部，那時，我真的怕死；但我如果讓那些雜音沉澱，而去聆聽一個呼喚我為『至愛』的溫柔微聲，那時，我便一無所懼。死亡成了偉大愛情的一幕，

³⁸ 同上。

³⁹ 譯者註：在《負傷的治療者》一書中，盧雲談論到「等待」在病人的牧靈照料上的意義。盧雲說「一個人如果沒有人等著他好起來的話，就可能覺得沒有活下去的理由」，因此讓病人瞭解「繼續活下去是給等待的人最好的禮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盧雲說，對那些病入膏肓的人，「等待」還是有它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有人與人建立起關係的話，那麼「等待」就超越了生存與死亡的界限，因為所有人都會死，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它引領我到永不止息的至愛上主懷抱中。⁴⁰」

盧雲深受他近人死亡的影響，他把這些經驗的反省都寫在幾本以死亡為題的書裡。

至於盧雲自己的瀕死經驗又是如何？那個經驗來得很突然。那天路面很滑，每個人都勸他留在屋子裡，但他還是徒步出門去了。一輛送貨小卡車撞到了他。車子右邊的後視鏡撞上了盧雲的側身，初看以為是嚴重的淤血，結果卻是體內脾臟的大量內出血。幸虧及時發覺、搶救，但有一陣子，他仍然身處病危中。他能夠從割除脾臟的手術中恢復過來嗎？「在我心內深處，我似乎知道我的生命繫於一線之間。因此我把自已放到一個從沒到過的地方，那就是死亡的大門」⁴¹。後來病情開始好轉。在這期間，他曾有一個瀕臨死亡的經驗。「我很強烈地感受到有個人來到我面前，祂替我摒除了一切的恐懼，對我說：『來，不要害怕，我愛你』」。盧雲很確定那個人是耶穌，當祂來的時候，好像整個宇宙也都一起呈現在眼前。

「我最久、最深的願望，就在這次的經驗中實現了。從我啓蒙之後，我就渴望與耶穌同在。如今，我經驗到祂最具體的臨在，彷彿我的整個生命都整合在一起，我被籠罩在愛之中。這個歸家有個真正『回歸』的特質，回歸到

⁴⁰ 《活出有愛的生命：俗世中的靈性生活》，第三章。

⁴¹ 盧雲，《鏡外：生死之間的省思》（*Beyond the Mirror: Reflections on Death and Life*），香港：基道，1992，第三章。本書即描述這個意外事件，及他如何在其中找到靈修意義。本書也出版成《自由之路》（*The Path of Freedom*）小冊子。

上主孕育我的地方。⁴²」

手術過後，盧雲開始慢慢地恢復，但他心中還有一個問題：「爲什麼我還活著？爲什麼上主沒有帶我回歸天家？」盧雲在對他的聖召更深一層的理解中，找到了答案：「我學到的有關死亡這事，就是上主要我爲別人而死」⁴³。

復活與永生

如果不是絕大多數人，至少有很多人對死亡有這樣的印象：覺得死亡是一個遙遠可怕的大黑洞，一個死板板、萬事皆休的休止符，一個罩著陰影、令人麻木的致命一擊。這個癱瘓，阻擋了我們此時此地該有的喜樂，也妨礙了我們去關心周遭的人。所以一個臨死的人，若能以身示範，顯示死亡對他們而言並非結束，這態度能幫助那些在病床旁陪伴他們、看護他們的人，讓他們稍稍鬆一口氣，不至於窒息。

「瀕死者有一個罕有的機會，來幫助存活者得到自由……就此而言，生命是一個學習做準備的漫長旅程，準備自己能夠真正地爲別人而死。它是一連串小小的死亡，在經歷每一個小死亡當中，我們學習放棄某一種依戀，從需要他人轉變成爲他人而活。⁴⁴」

在車禍之後的艱難時光中，盧雲曾有全然享受無條件大愛

⁴² 同上。

⁴³ 同上，第四章。

⁴⁴ 同上。

的經驗。他後來說，這段經驗教導他一件事，那就是此後他在談論事情時，應多注重永生的觀點，而非這個一晃即逝的現實觀點。「嚐過了永生的滋味以後，我再也不可能把它當作不存在地談論它」⁴⁵。

對盧雲而言，永生和基督的臨在是息息相關的。經歷死亡是一種相遇，終生的盼望終於得以實現。基督徒的信德在於對耶穌復活的相信。但這是一項無法證明的教義，「也無法拿它來做保證」⁴⁶。一般而言，神學理論都不是可以即刻應用操作的真理，一個人要親身去體會、使之具體化，才能成爲自己的。盧雲對誠然如此的事實，總是很注意。也只有這樣，像復活這樣重大的真理，才能全心地被相信、完全地被接受。

「基督的復活並沒有解答我們有關死後生命的問題，例如，死後的生命是怎麼回事？像什麼？等等。但它確實啓示給我們，愛的力量勝過死亡的力量。有了這個啓示之後，讓我們保持肅靜，把那些爲何、如何、何時、是否諸問題，都拋之腦後，只是單純地信賴。⁴⁷」

關於永生思想，盧雲的反省更是富饒意義。盧雲承認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把永生當作是人死後的事：

「但當我越上年紀，對『死後才有的』越不感興趣。既然都已經不爲明天、明年或下個世紀操心，那麼爲死

⁴⁵ 同上。

⁴⁶ 《最好的禮物：有關死亡與護理的默想》，結語。

⁴⁷ 同上。

後的事操心，未免是杞人憂天了，想知道死後的事，不過是分散心神罷了。當我關心的目標是永生，那麼這個永生應當可以在此時此地就開始，這是因為永生不是別的，它是與上主同在、在上主內的生命，而上主就在此時此地。⁴⁸」

這樣的生活，此時此地與上主共度的生命，是基督徒靈修的核心。而能夠這樣生活的人，生與死之間的分界線就消失了。「當我們內心了解這項神聖的真理，我們就開始度著一個靈修的生命」⁴⁹。

「我們被差遣到這個世上來，活過一段短短的時間，經歷了光陰中的苦與樂。我們要高聲地回覆上主給我們的愛，也因此而回到那個早在我們心中烙了印的大愛上主內。許多人不解『永生』和『死後的生命』到底有何差異。對我而言，我深信『永生』，但卻不是只有在死後才開始的生命。唯有當我們在有生之年的眾多片刻中，活出上主神聖的生命，這樣，死亡之門才會變成進入一個滿盈豐富的生命之門。永生並非是我們此世生命盡頭遇到的一個無預警意外事件。相反的，我們有生之日，這個啓示早已完完全全地給了我們，活在我們生命中。因此，死亡是通向生命的滿盈豐富之門。⁵⁰」

⁴⁸ 《念茲在茲：活在聖神中》（*Here and Now: Living in the Spirit*），台北：光啓文化，2000，第五章三節。

⁴⁹ 同上。

⁵⁰ 《活出有愛的生命：俗世中的靈性生活》，第三章。

總之，盧雲在討論死亡這議題時，明顯地不指責死亡。他不認為死亡是帶來痛苦和腐蝕的入侵者，或死亡並不涵容於美好的人生。在盧雲身上，他不像有些人那般的咬牙切齒、不斷地和死亡鬥爭、然後到頭來終於屈服於死亡的勝利旗幟下。只要看看許多喪生在癌症或愛滋病的人，他們眼裡看到的、臉上掛著的，都是一連串的問題。爲什麼？爲什麼？這些問題自然是病人牧靈的一大課題。盧雲並不忽視這些問題，但他把問題反轉過來，讓它們變得輕柔，把它們擺在至愛上主的眼前。

正如本文前述所說的，盧雲以忠實於靈命的態度來看待死亡，在凶暴的死亡到處蹂躪的今天，這樣的看法更加顯得異常重要。因爲常常就在我們不經意的時候，死亡出其不意地來到我們中間，讓我們措手不及。因爲許多前途無限的創意心靈，卻像還未開花的花蕾就被摧殘，而設法施救的努力，也都功虧一簣。也因此，我們可以說，盧雲的願景是一件偉大的工作，是一生的追尋。它需要我們更大的自我屈服，要肯被帶到我們不願意去的地方（若廿一 18）。